

字義詳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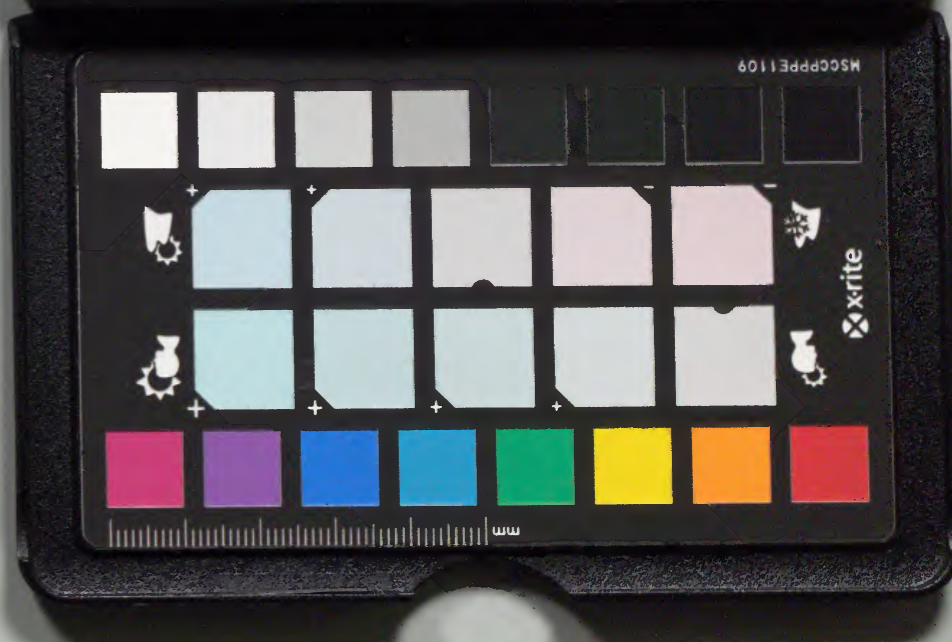
附卷

下

			九	漢
		四	三	書
	一	〇		門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九	九	漢	
四	四	書	
三	三		
〇	〇		
冊	冊	號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9430
冊數	2 (2)	
函號	299	32



北溪先生字義詳講卷下

淺草文庫

道

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

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

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

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太

槩須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

通行底意親切若推原來歷不是人事

上剗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

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

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處天聖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其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宇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入生物便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又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

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著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

老莊說道都與人物不相干皆以道爲超乎天地器形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都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且自家身今見在天地之後只管想像未有天地之初一箇空虛底道理與自家身有何干涉佛氏論道大意亦

是此意但老氏以無爲宗始於以空爲
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以天地
萬物皆爲幻化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
除了一歸真空乃爲得道不知道只是
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
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
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
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
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

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
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的其實道不離
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
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
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
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
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
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
婦而夫婦在所別印長幼在

叙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如外夫婦
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聖門之
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
人事也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頂頭玄妙
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
脫去了
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自有箇當然之
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
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
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

理又如坐如戶立如齊如戶如齊便是
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
有箇當然恰好底道理古今所通行而
不可廢者自聖門實學不明然後有元
莊佛氏一切等說後世儒者纔說到道
便涉老莊去如子雲用心亦甚苦然說
到道理皆是黃老意如中首所謂靈根
及爰清爰淨遊神之庭惟寂惟冥字德
之宅等說都是純用老子意
論道之大原因是出於天自於天地之

先固是先有理然纔有理便先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者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一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

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此佛老莊別異端邪說所以為吾道之賊學者不可不嚴屏峻却而聖門實學坦如康莊學者亦不可自暴自棄而不由也

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

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毫在上則為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

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是子思喫緊爲
 入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
 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地云者只是真
 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
 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
 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
 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
 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
 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

道可與適道道在適等類又是就人事
 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
 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
 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
 氣爲理了

韓公原道頭四句如所謂博愛之謂仁行
 而宜之之謂義盡說從外面去其論德
 如足已無待於外之言雖未圓猶未嘗
 至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則道全在人方
 修爲之後方有而非子思中庸率性本

然之道矣如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等語又把道都脫從上面去說與德仁義都分裂破碎了楊子雲又謂老氏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義吾無取焉耳是把道德仁義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涉了

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

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到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

理

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事物然析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定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

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
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即這恰好無
過些亦無不及些便是則如爲君止於
仁止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
敬止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
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
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
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口便
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
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

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
恰好處而已

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
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
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
所有者

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
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
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德

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
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
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
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
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
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
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
於已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
大槩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
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

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
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只在吾
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
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
故以達言之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
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
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
德性又有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
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賦

予為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為純得天理之真而無人偽之雜亦謂之天德

道與德不是判然一物大抵道是公共底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底

太極

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形氣言古經書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其所以為陰

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也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差了都說屬形氣去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為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形氣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

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爲理之極至更無二理

太極字義不明直至濂溪作太極圖方始說得明白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中間截作兩截看無極是無窮極只是說理之無形狀方體

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爲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此只是說理雖無形狀方體而萬化無不以之爲根柢樞紐以其渾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是以理言所謂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

至也以其在中有樞極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爲中蓋極之爲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爲衆材四面又皆停勻無偏刺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處不動所以爲天之樞若太極云者又是就理論天所以萬古常運地所以

萬古常在人物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此理在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皆極其至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物又皆一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離了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之外箇理便成兩截了

畢竟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必是先有此理
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
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
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
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
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
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
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
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

相接處全無此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
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
分別得先後便成偏在一邊非渾淪極
至之物

老氏說道在天地之先也略有此意但不
各都離了天地人物外別說箇懸空底
道理把此後都做粗看了
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亦只是一箇
太極子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
亦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

字義詳講

其外而言便成許多道理若就萬物上
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
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
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
道爲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
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
心渾淪是一箇理耳只是道理流行出
而應接事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
然則是又各一大極就萬事總言其實
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大極也譬如

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
也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
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
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
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
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古無極之
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大抵又只
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大極耳此理流
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不
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

自圓也

大極之所以爲極至者言此理之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之曰極耳

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辛天對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

皇極

書所謂皇極皇者君也極者以一身爲天下至極之標準也孔安國訓作太中全失了字義人君中天下而立則正身以爲四方之標準故謂之皇極若就君德論則德到這處極至而無以加以孝言之則極天下之孝以弟言之則極天下之弟德極其至而天下之人以爲標準周禮所謂以爲民極正是此意

詩說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是就牟麥上

論后稷以此教民民以此爲準則
皇極域中之大寶又是就崇高富貴之位
而言大君極至之位四向尊仰無以復
加所以謂之大寶亦謂之寶極商邑四
方之極則以其居中爲四方之準則而
四方輻輳至此無以復加也

自孔安國訓皇極爲大中後來谷永疏言
明主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使都循
習其說更不復知古人立字本義且如
皇則受之訓爲大則受之皇之不極訓

爲大之不中惟皇作極訓爲惟大作中
成甚等語義理如何通得

中和

中和是就性情說大抵心之體是性性不
是箇別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只這
理動出外來便是情中是未接事物喜
怒哀樂未發時渾淪在這裏無所偏倚
便是性是性及發出來喜便偏於喜怒哀
偏於怒不得謂之中矣然未發之中只
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

發出來皆中節方謂之和和是無所乖
戾只裏面道理發出來當喜而喜當怒
而怒無所乖戾於理便是中節中節亦
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無些不及
與是理不相拂戾故名之曰和耳
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此萬般道
理都從這裏出便為大本和者天下之
達道只是這裏動出萬般應接無少乖
戾而無所不通是為達道
中有一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

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
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
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
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
而言也
堯舜禹允執厥中皆是已發之中若是裏
面渾淪未發未有形影如何執得及發
出來方可執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
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
可得而操執之也

中庸篇只舉喜怒哀樂四者只是舉箇大綱而已其實從裏面發動出來底當然而然無所拂於理者都是和
釋氏之論太繁欲滅情以復性李翱作復性論二篇皆是此意翱雖與韓文公遊文公學無淵源見理不明瑩所以流入釋氏去釋氏要喜怒哀樂百念都無如何無得只是有正與不正耳正底便是天理不正底便是人欲
大抵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

中却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二字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謂確而盡矣

中庸

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
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
事雖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夷齊
之立節三仁之制行又如視之思明聽
之思聰色之思溫貌之思恭與夫足容
之重手容之恭頭容之直氣容之肅及
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等類若
就中庸論其極致只是平常道理凡日
用間人所常行而不可廢者便是平常
道理惟平常故萬古常行而不可易如

五穀之食布帛之衣萬古常不可改易
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
取故平常則自有不易之義自餘珍奇
底飲食衣服則只可供一時之美終不
可以爲常若常常用之則必生厭心矣
程子謂不易之謂庸說得固好然於義未
盡不若文公平常之說爲明備蓋平常
字包得不易字意不易字包不得平常
字意其實則一箇道理而已

中和以性情言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

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而已矣
禮樂

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
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
禮之文如玉帛俎豆之類樂之文如聲
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又文以
玉帛俎豆聲音節奏方成禮樂不只是
偏守一箇中和底意思便可謂之禮樂
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
和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

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
之以玉帛寓之於籩豆播之於聲音節
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
若外面有玉帛鍾鼓而裏面無和敬之
心以實之則不成禮樂若裏面有和敬
之心而外面無玉帛鍾鼓以將之亦不
成禮樂
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
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
序便乖戾而不和如兩箇椅子纔下得

失倫序便乖戾不和如父子君臣兄弟
夫婦所以相戕相賊相爭相鬪相仇相
怨如彼其不和者都緣是先無箇父子
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
此此以而後同樂生而禮始以然之亦不
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
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
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
如行路入兩箇同行纔存箇長少次序

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
爭鬪之心皆緣是無箇長少之序既自
先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柳見禮
先而樂後又此而合
人徒見升降禡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
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
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
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
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
鄙詐不期而自消蓋接於視聽者所以

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經權

經與權相對經是日用常行道理權也是正當道理但非可常行與日用常行底異公羊謂反經而合道說誤了既是反經焉能合道權只是濟經之所不及者也

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爲物能權

問輕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

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非理明義精便差却到合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背經窮則須用權以通之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也說得亦好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

定分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之爲獨夫
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
之所以行權也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
嫂溺而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
通乎經也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經
也佛胖召于欲往則權也然須聖人理
明義精方用得不差

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
權天地之常經是經古今之通義是權
問權與中何別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

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
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
不及者也

論語從共學至可與立方可與權天下事
到經所不及處實有礙須是理明義精
方可用權且如武后易唐爲周張柬之
輩於武后病中扶策中宗出來管見說
武后乃社稷之賊又是太宗才人無婦
道當正大義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
人而賜之死但天下豈有立其子而殺

其母南軒謂此時當別立一賢宗室不
應立中宗他也只見得後來中宗不能
負荷故發此論文公謂南軒之說亦未
是須是身在當時親見得人心事勢是
如何如人心惓惓中宗中宗又未有失
德如何廢得人心在中宗纔廢便亂須
是就當時看得端的方可權度所以用
權

先生所編文公竹林精舍語錄云以
後來言之則中宗不可立以當時言

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罪天下人心
皆矚望中宗高宗別無子不立中
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是時承乾亦有
子但人心不屬若卒然妄舉失人心
做不行又事多最難處今生數百年
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
亦難斷定須是身在當時親見那時
節事情如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
別立宗室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

宗

文中子說權義舉而皇極立說得亦未盡
權固義精者然後用得不差然經亦無
義不得蓋合當用經時須用經合當用
權時須用權度此得宜便是義便是三
者都不可無義如秦主世民殺太子建
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王魏不死
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當守經而不守
經者也自魏晉而下皆於國統未絕而
欺人孤寡托爲受禪皆是當用經而不
用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

終於固讓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
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五
王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
自罹禍之慘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
也

義利

義與利相對而實相反纔出於義便入乎
利其間相去甚微學者當精察之自太
義而言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
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就其中推廣之纔

是天理所宜底即不便於人情之所欲
纔是人情所欲底即不合於天理之所
宜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爲
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
有所爲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
欲是私如貨財名位爵祿等此特利之
粗者如計較強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已
之便宜亦是利如求名覲效如循己自
私如循人情而爲之如有外慕底心皆
是利然貨財名位爵祿等亦未可便做

利只把當一件事看但此上易陷於利
耳

古人取民唯以井田什一之賦此是所當
取以爲天下國家經常之用不可缺者
其餘山林川澤悉與民共之無一毫私
取以爲己有蓋聖人出來君天下姑以
應天下之望不以天下爲己利所以凡
事皆公天下之大義而爲之分天下之
地爲萬國與有德有功者共之王畿千
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

人受田百畝，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最說得聖人。心地上大義出，天下是至大底物，一不義，一辜，是至微底事，不肯以其所至微而易其，所至大可見此心純是義，無一點利底意思。後世以天下爲己，私己是利了，及做一切事，都是利毀封建，公天下之大法，而爲郡縣，欲總天下之權歸於己，不能并天下之田，以授民，民自買田爲生，官司又取他牙稅，及秋夏取稅，名色至

多，至茶鹽酒醋，民生公共急切之用，盡括爲己，有凡此等節目，處都是自利之私，無一點義。其他詭譎自私微細曲折處，更不待說。

在學者論之，如財貨亦是人家爲生之道，似不可闕，但當營而營，當取而取，便是義。若出於詭計，左道不當營，而營不當取，而取便是利。有，一般人己自足，用又過用心於營殖，固是利，又有，一般人生長富足，不須營殖，若少爲利，然吝嗇之

意篤計較之心重，合當切用一毫不接。此尤利之甚者，如名位爵祿，得之以道，非出於私意計較，是當得而得，便是義。若得之不以道，出於私意計較，是不當得而得，如鬻爵鬻舉，左道圖薦，章苞苴營差遣等類，皆是利如萬鍾，不辨禮義，乃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而受之，便是利原思爲宰義當受常祿之粟九百，他却以爲多而辭之，使不利不見義。子準爲師使於齊，義不當請粟而冉子爲之。

請便是利，周公以叔父之親處三公，享天下之富是義，所當享。季氏以魯卿而富於周公，乃過於封殖，便是利。有所爲而爲，如有所慕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皆是利。如爲穫而耕，爲畬而菑，便是利於耕而望穫，利於菑而望畬，亦是利。易曰：不耕穫，不菑畬，是無所爲於前，無所覲於後，此方是義。如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此皆是當然而然，便

是義如爲生而哀爲干祿而不回爲正
行而必信便是利如赤子入井是所當
救而惻隱自生於中便是義若爲肉交
要譽惡其聲而然便是利
計較之私如以天下儉其親便是利齊王
見牛不忍固是仁心之發然以小易大
便是利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計較
無益之費便是利孔子愛其禮不愛其
羊便是義梁惠王移民移粟計較民之
多寡是利顏子犯而不較若計較曲直

勝負亦是利或論文而曰我正爾拙論
功而曰我高爾低論德而曰我優爾劣
皆是利
取已便宜小處如共食而自揀其美如共
處而自擇其安共市物而爭取其尤都
是利大處如舍義取生固人之所欲然
義所當死只得守義而死豈可以已不
便而生顧戀之私如楊雄其事王莽已
自錯了後來迫於追捕又却投閣是偷
生惜死忘義顧利魏證背違成而崇太

功正諠不謀利自漢以來無一人似董仲舒
舒看得如此分明如擢第助長便是望
效太速太宗即位四年外戶不閉米
三錢方是小康便道行仁義既效便有
松色

外慕如今科舉之學全是外慕自嬰孩便
專學綴緝爲取科名之具至白首不休
切身義理全無一點或有早登科第便
又專事雜文爲干求遷轉之計一生學
問全是脫空古之學爲己今之學爲人

爲己是無所慕爲人是有所慕此便是
義利之分義利界分最要別白分明若
不別白分明則有義之似利利之似義
便都合糊沒分曉了未稍歸宿只障在
利中去更無復有義矣

鬼神魂魄附

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
說鬼神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
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
祀今不利用又以後世妖怪作

一項論

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說得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是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二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如

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為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耳

天地間無物不具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太抵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為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

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
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日言則日六升
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月言則初三
生明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艸木生
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
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
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
鬼神太繁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

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
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
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
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
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有陰
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
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
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具
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祭義宰我問鬼神一段甚長說得極好

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形之盛也
云云鄭氏註謂口鼻之呼吸爲魂耳目
之聰明爲魄又解得明切子產謂人生
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魂斯言亦真得
聖學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
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
樣是總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
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
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
靈而氣之莫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

口鼻呼吸是氣那靈活處便屬魂耳目
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
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鬼淮南子曰陽
神爲魂陰神爲魄魂魄二字正猶精神
二字神即是魂精即是鬼魂屬陽爲神
魄屬陰爲鬼
就人身上細論太極陰陽二氣會在吾身
之中爲思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
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
進退行止等分屬皆有陰陽九屬陽者

皆爲鬼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鬼爲鬼
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無以
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
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
則鬼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鬼氣
本乎天故騰上體鬼本乎地故降下書
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鬼之升上
落是鬼之降下者也
易曰精氣爲物游鬼爲變故知鬼神之情
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

而屬乎陽鬼遊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
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
此

以上論鬼神本意

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
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膋
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
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鬼也郊特牲曰周
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
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蒔蕭合瘴
薌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
加明水報陰也取腍營燔燎升首報陽
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槩亦不過此
禮記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即
是禮樂道理以樂祀神樂聲發揚屬陽
以禮祀鬼禮是定底物屬陰故樂記說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祭義論春禘秋嘗以春雨露既
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非其寒之謂也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意亦如此
夫子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緣誠意既不
獲幽明便不交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
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
其誠敬而副以實心豈不歆享乎且如
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

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亦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脈絡相關係，尤爲親切。謝上祭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

敬則已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却都鹵莽了，只管胡亂外面祀他鬼神，心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已何相關係。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古人宗法子孫於祖先亦只是嫡派方祇祭祀，在旁支不敢專祭。况祖先之外豈

可又招許多淫昏之鬼入來今人家
事神事佛是少淫祀孔子謂非其鬼
而祭之謂也今人謂祀鬼神不過只是
要必求福耳不知何福之有
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太宗
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氣脈
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太
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
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
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

已絕矣蓋自春秋鄒子取莒公子爲後
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鄒非莒人滅之以
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
晉以牛轂絕亦皆一類仲舒繁露載漢
宗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
適所見甚怪有官員公裳盛服欲進
而躊躇不敢進有鬼蓬頭叔祖手提
屠刀勇而前敵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
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
異姓屠家之子爲嗣即今主祭者所以

只感名得他屠家父祖而來其繼立本
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
理然在冷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
姓出於本世聖人所造並所以別生分
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
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審擇近親
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
不至失祀今世多有取女子之子爲後
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
而屬疎者然看賈克以外孫韓謚爲後

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
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
不可行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及其境內之名
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古人祀
典品管不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
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諸侯
而祭社稷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
禮曲禮謂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
淫祀無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

知正當鬼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他便是
淫祀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
旅泰山便是淫祀子大夫祭泰山與不與
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
而立爲天地人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
諸侯爲一國之主故可以祭一國之神
天稷山川如春秋時楚莊王不敢祭河以
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尚明故如此如
士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
相干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祭祀

而祭其祖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皆
爲非所當祭而祭亦不免爲淫祀
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
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
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
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吾心之誠
敬既盡則這天地山川之氣便自關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太氣關係於一身
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便有感
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

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分限太水天如此不... 山林川谷丘陵能為氣為雲雨者皆是神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亦皆曰神其在人則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古能捍大患則祀之古人非此族也不注祀典見祭法篇甚詳若後世祭祀便都沒理會了

大夫祭五祀乃是門戶窰行中霤自漢以來以井易行古者穴處土為牆取明之處名曰中霤只是土神土人又不得差五祀間舉一兩件在土喪禮却有疾病禱于五祀之文而無其祭 鄭康成注月令春祀戶謂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祀窰謂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窰從熱類也秋祀門謂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祀行謂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中央祀中霤

禮記

謂土主中央而神在室於此亦見其時
禮學猶明論鬼神猶主於陰陽言猶
未失先王之遺意也

古人祀典自祭法所列之外又有道有德
者死則祭於警宗以為樂祖此等皆是
正祠後世如忠臣義士蹈白刃衛患難
如張巡許遠死於睢陽立雙廟蘇忠勇
死於邕州死節甚偉合立廟於邕今其
後立祠於本州亦宜如漳州靈著王以
死衛邦人而漳州人立廟祠之凡此等

忠臣義士之祠皆是正當然其祠宇須
官司為嚴其扃鑰開閉有時不與民間
褻瀆乃為合禮在民間只得焚香致
而已亦不可越分而祭

以上論祭祀祀典

後世看理不明諸神廟有靈感應應者則
以為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
之人也殊不知此類煞有曲折一様是
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為厲于楚所謂
用物精多則鬼鬼強之類一様是

蹈白刃而死，英魂未散，底人亦如生。稟氣厚，精神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
樣是人塑神像時，捉箇生禽之猛鷲者，
如猴鳥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皆生被
劫而死，魂魄不散。眾人朝夕焚香禱祝，
便會有靈，乃此物之靈。一樣是人心歸
以為靈，則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
靈。如白鯨太王之類，一樣又是山川
時，廟宇坐得其穴，此氣自靈。又有是人
之本心，自有靈處，自極其誠敬，則精神

聚會，凡所占之事，自有脈絡相關，便自
然感應，吉凶毫髮不差。只緣都是一理，
一氣耳。所謂齊戒以神明其德，夫即此
意。

聞說南軒魯差，一可只破一淫祠，纔得牒
兩脚俱軟，司戶臥乘輿而往。牒廟中取
神像，剖其腹中，有合數。這中有小合盛
一太白素，活走甚急，捉置諸油煎之，纔
破腹見虫，脚便立愈。推此其他可以類
見。

天地間亦有沉魂滯魄不得正命者
未能消散有時或能作怪但久復自當
消耳亦有抱冤未及雪者屢怪纔發覺
便怙然如後漢王純驛中女鬼及朱文
公斷龍窟妻殺夫事
大抵妖由人興凡諸般鬼神之匪皆由人
心興之人以爲靈則靈不以爲靈則不
靈人以爲怪則怪不以爲怪則不怪
川尊人官廡多妖或報曰鬼擊鼓其母
曰把搥與之或報曰鬼打扇其母曰他

熱故耳後遂無妖只是主者不爲之動
便自無了細觀左氏所謂妖由人興一
語說得極出明道石佛放光之事亦然
昔有僧入房將睡暗中誤踏破一花生茄心
疑爲蟾蜍之屬卧中甚悔其枉害物命
到中宵忽有叩門覓命者僧約明日爲
薦拔及天明見之乃茄也此只是自家
心疑便感召得遊魂滯魄附會而來
如遺書載一官員於金山寺薦拔亡妻
之溺水者忽婢妾作亡魂扶語

卷之三

甚免數日後有漁者救得妻送還此類甚多皆是妖由人與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賴省幹白法有鬼附耳語人來白者問姓幾畫名幾畫其人對面點數渠便道得或預記定其畫臨時更不點數只問及便答渠便道不得則知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康節之言亦見破此精微處

張克郡君死後常來與語說渠心下事下道士與圍碁而妻來道士捉一把碁子

包以紙令持去問張不知數便道不得曰我後更不來矣此未必真是其妻乃沈魂滯魄隨張心感召而來被道士窺破此機更使不行世之扶鶴下仙者亦如此識字人扶得不識字人扶不得能支人扶則詩語清新不能支人扶則詩語拙嫩問事而扶鶴人知事意則寫得出不知事意則寫不出與吟咏作文章則無不通問未來事則全不應亦可自見此非因本人之知而有假托蓋鬼所

幽陰乃藉人之精神發揮隨人知識所
至耳便見妖非由人不可

昔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夫皆訪觀狄梁
公亦往焉妾逃遁不見武三思搜之在
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遺我奉
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見蓋
端人正士有精明鬼神魑魅自不敢近
所謂德重鬼神欽鬼神之所以能近人
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
以上論妖怪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極說得圓而盡如
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
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
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
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且而不
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
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
道則盡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于
路者深矣

佛老

佛老之學後世爲盛在今世爲尤盛二氏之說大略相似佛氏又較說得玄妙老氏以無爲主佛氏以空爲主無與空亦一般老氏說無要從無而生有他只是要清淨爲方外之物以獨善其身厭世俗膠膠擾擾等事欲在山林間煉形養氣將真氣養成一箇嬰兒脫出肉身去如蛇蛻之法又欲乘雲駕鶴飛騰乎九天之上然亦只是煉箇氣輕故能乘雲耳老氏之說猶未甚惑人佛氏之說雖

深山窮谷之中婦人女子皆爲之惑有淪肌浹髓牢不可解者原其爲害有兩般一般是說死生罪福以欺罔愚民一般是高談性命道德以眩惑士類死生罪福之說只是化得世上一種不讀書不明理無見識等人性命道德之說又較玄妙雖高明之士皆爲所誤須是自家理明義精胸中十分有定見方不爲之動

常人所惑死生罪福之說一則是恐死

陰司受諸苦楚一則是祈求爲來生之地故便能割捨做功德做因果或庶幾其陰府得力免被許多刑憲或覲望其來生作箇好人出世子子孫孫長享富貴免爲貧賤禽獸之徒佛家唱此說以罔人故愚夫愚婦皆爲之惑

且如輪回一說斷無此理伊川先生謂不可以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論甚當蓋天地大氣流行化生萬物前者過後者續前者消後者長只管運行無有

窮已斷然不是此氣復回來爲後氣之本一陽之復非是既退之陽倒轉復來聖人立卦取象雖謂陽復返其實只是外氣剝盡內氣復生佛氏謂已往之氣復輪回來生人生物與造化之理不相合若果有輪回之說則是天地間人物皆有定數常只是許多氣翻來復去如此則大造都無功了須是曉得天地人生之理方看得他破

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
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
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
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
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
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
與造化爲徒人纔有私慾有私愛割捨
不斷便與大化相隨
因果之說全是妄誕所載證驗極多大抵
邪說流入人心故人生出此等狂思妄

想而已溫公謂三代以前何嘗有人夢
到陰府見十等王者耶此說極好只緣
佛教盛行邪說入人己深故有此夢想
天地間物惟風雷有象而無形若是實物
皆有形骸且如人間屋宇用木植斲瓦
等架造成箇規模木植取之山林斲瓦
取之窑竈皆是實物人所實見如佛氏
天堂地獄是何處取木植何處取瓦
况天只是積氣到上至高處其轉至急
如迅風然不知所謂天堂者該載在何

處地乃懸空在天之中央下面都是水
至極深處不知所謂地獄者又安頓在
何處况其所說爲福可以冥財禱而得
爲罪可以冥財賂而免神物清正何其
貪賊如此原其初意亦只是杜撰以誘
人之爲善而恐懼人之爲惡耳野夫賤
人隸以死生切其身故傾心信向之然此
等皆是下愚不學之人亦無足怪如唐
太宗是甚天資亦不能無惑可怪可怪
士大夫平日讀書只是要略知古今事變

把來做文章使其實聖賢學問精密做
工夫處全不理會緣是無這一段工夫
胸中無定見識但見他說心說性便爲
之鍊動便招服如韓文公白樂天資稟
甚高但平日亦只是文字詩酒中做工
夫所以看他亦不破文公闢其無父無
君雖是根本然猶未知所以受病之本
佛氏所謂玄妙者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
說告子生之一字乃是指人之知覺運
動處大意謂目能視其所以能視處是

誰耳能聽其所以能聽處是誰即這一箇靈活知覺底常在面前作用便謂之性悟此則爲悟道下面做廣大玄妙說將去其實本領只如此此最是至精至微第十一節差錯處至於無父無君乃其後截人事之粗迹悖謬至顯處他全是認氣做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是呼狗便知搖尾向前這箇便是性人與物都一般所謂萬劫不滅亦只是這箇老氏謂死而不亡亦只是如此所說千百

億化身千手千眼皆是在這窠窟裏自古聖賢相傳說性只是箇理能視能聽者氣也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者理也且如手之執捉氣也然把書讀也是手呼盧也是手豈可全無分別須是分別箇是非是底便是本然之性非底便是狗於形氣之私佛氏之說與吾儒若同而實大異吾儒就形氣上別出箇理理極精微極難體察他指氣做性只見這箇便見性所以更不用工夫了

門人清源王 雋編鈔

後學九華葉信原校

北溪先生字義詳講卷下終

附卷北溪先生嚴陵講義

淳恭承判府寺丞鄭公之悌備諸廣
 文先生領邦之群賢眾俊會于學校
 謂淳從游晦庵先生之門俾講明太
 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不獲命
 輒吐為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
 師友淵源三曰日用功節目四曰讀書
 次序以為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
 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守義詳講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窺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脩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蒞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

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哀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天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

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求踐履乎
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
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
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
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
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
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
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
所不道也

效師友淵源

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
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
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
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
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
位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
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
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騫於俗學蓋千
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
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

地真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
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
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傅獨得於天提綱
啟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
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
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
謂再開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
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象
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
入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

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
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
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
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
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
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
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學者不欲學聖
人則已如欲學聖人而攷論師友淵源
必以是爲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
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

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止萬無是理也

用工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日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致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不是真

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不措論大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日視履履動

驟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
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
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
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
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
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
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
心與理相涵而無顛冥之患由是而力
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
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道遊而詳

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
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
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
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
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
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
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
肯自棄又能虚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
門用工節旨循序而進日日有惟新之

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
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
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
不容以躡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
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
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
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

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
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
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
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群
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
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
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
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
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

驗克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太槩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太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_レ的知其皆爲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_レ會其極於中庸則

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習襟洒落則在_レ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_レ水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

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之道而致開物成
務之功用也歟
與武
後學九華葉信原校刊
北溪先生字義詳講附卷終

重刊北溪陳先生字義詳講後序
予嘗在書堂從容閒暇歷覽羣書偶得
北溪陳先生字義詳講目錄二卷見先
生潛心正道其精微奧妙之論與濂洛
關閩之學同源流展卷誦讀未嘗不
撫卷而嘆之曰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
多聞多見孔聖已有格言見知聞知孟
氏亦有明訓學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
至矣故以先生字義本於降衷民彝切
於人事者言之凡人之性命道德情才

志意仁義禮智之類無不備忠信忠恕
誠敬恭敬中和中庸之屬無不該以至
太極皇極禮樂之訓經權義利佛老之
辯與夫道學體統師友淵源用功節目
爲學次第靡不具載於其中每披卷之
間稽考事類觀其字義之精明切當詳
說反約如指諸掌猶權衡設而不可欺
以輕重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董子
所謂聞見博而知益明者予於先生此
卷有足證焉予愛之重之慮夫人之見

聞有未及者無以公其善也因命工重
鋟諸梓以廣傳于時俾獲閱此書者凡
身心性情之蒞人倫日用之理渙然冰
釋于胷中則精於字之義者深於道得
於講之詳者工於文庶幾克其聞見而
儒者內外合一之學亦未必無小補云
峇正德歲次戊辰仲春花朝節望日

皇明宗室

壽藩書堂謹序

宛政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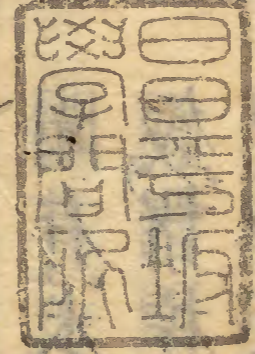
壽藏書堂

皇明宗室

山脇重顯校点

寬文八申歲

三月吉辰



銅駝坊書肆村上平樂寺重版

